

邵氏聞見后录

一
函
三
冊

邵氏聞見後錄卷第十一

大賢如孟子其可議有或非或疑或辯或黜者何也予不敢知具列其說於下方學者其折衷之後漢王充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刪孟文繁不錄王充刺孟出論衡韓退之贊其閉門潛思論衡以修矣則退之於孟子醇乎醇之論亦或不然也

略法先生

曹本作王

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

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飾其辭而

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講

曹本作滿

猶瞽儒嚶嚶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

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右荀子非十二子

葉本曹本不另行與上末句接又作七十二子

疑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曰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

孰先於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
不事乎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虎得
政於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於惡人之朝乎爲定哀之臣豈非
不差汙君乎爲委吏爲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
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陋窮而
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由由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
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
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遯世無悶非不恭也苟無失其中雖孔子由
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

疑陳仲子避兄離母曰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謂

曹本作爲

不以

其道事君而得

葉本作德
曹本作非

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

道取於人而成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
以爲吾旣知其不義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

曹本有
故字下

避字上無故字

也故避之居於

葉本無於字

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屨妻辟纊而

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築與種之者誰邪以所食之鵠鵠

錢本作鵠從業本曹本改

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邪君

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邪若仲子者誠非

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其

曹本無其字

甚歟

疑孟子將朝王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

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况召

之有不往

曹本作信

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

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於成

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

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

疑孟子謂蜚蜚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已無

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有餘裕

曹本無居其位下三十一字作無言責三字

曰孟子居齊齊王

師之夫師者導

曹本作道

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得謂之無官守無言

責乎若謂之爲貧而仕邪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於齊非抱關擊柝之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爲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況故不得不疑

疑沈同問伐燕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行

曹本無行字

仁政者乃

可伐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臣

葉本曹本無臣

不謀於孟子

孟子勿預知可也沈同旣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孟子之言尙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告王而止

葉本曹本作正

之乎夫軍旅者大事也民之

死生國之存亡皆繫焉苟動不得其宜則民殘而國危仁者何忍坐視其繆妄乎

疑父子之間不責善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

而可乎

疑性猶湍水曰告子云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於東西謂平地也使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致乎性之無分於善不善謂中人也瞽叟生舜舜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日所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有

有字從葉本曹本補

不善乎

疑生之謂性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矣性殊也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辯勝人矣

疑齊宣王問卿曰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嫌其偪也爲卿者無貴戚異姓同姓

葉本無同姓二字

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於君而不

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其以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君有大過無若紂紂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况過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忌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曹本作陷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葉本作革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爲篡亂之資也其可乎

疑所就三所去三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爲禮貌與飲食也伊尹去湯就桀桀豈能迎之以禮哉孔子栖栖遑遑周遊天下佛脇召欲往公山弗擾召欲往彼豈爲禮貌與飲食哉急於行道耳葉本曹本

也作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

之是爲禮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是爲飲食而仕也必如是是

葉本曹本無是字

不免於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

也古之君子之仕者殆不如此

疑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曰所謂性之者天予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內實亡也堯舜湯武之於

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強焉而已矣夫仁義

葉本曹本無義字

者所以治國家而服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遠近多寡之間耳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能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

疑瞽叟殺人曰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所貴於舜者爲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進以善自

治而不至於惡也如是則舜爲子瞽叟不殺人矣若不能止

曹本作正

未然使

葉本無使字

至於殺人執於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

不爲而謂舜爲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叟
既執於臯陶矣舜惡得而竊之雖負而逃於海濱臯陶猶可執也
若曰臯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予舜是君臣相與
爲僞以欺天下也惡得爲舜與臯陶哉又舜既爲天子矣天下之
民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濱而處民豈聽之哉是臯陶之執瞽叟
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
也

右司馬文正公疑孟

葉本曹本不另
行與上末句接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曰吾
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其於顏淵試之也熟而
觀之也審矣蓋嘗默而察之閱三月之久而其顛沛造次無一不

出於仁者是以知其終身弗叛也君子之觀人也必於其所慮焉
觀之此其所慮者容有僞也雖終身不得其真故三月之久必有
備慮之所不及者僞之與真無以異而君子賤之何也有利害臨
之則敗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
不歸安知其非有也假之與性其本亦異矣豈論其歸與不歸哉
使孔子觀之不終日而決不待三月也何不知之有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葉本曹本
空一格

志者無求無作志於

心而已孟子所謂心勿忘據者可求可作之謂也依者未嘗須臾
離而游者出入可也君子志於道則物莫能留而游於藝則道德
有自生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
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孟子較禮食之輕重禮重

一本及曹本有
禮重二字從補而

食輕則去食食重而禮輕則去禮惟色亦然而孔子去食存信曰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復較其重輕

葉本作輕重

何也曰禮信之於

食色如五穀之不殺人今有問者曰吾恐五穀殺人欲禁之如何

必答曰吾甯食五穀而死不禁也此孔子去食存信之論也今答

曰擇其殺人者禁之其不殺人者勿禁也五穀安有殺人者哉此

孟子禮食輕重之論也禮所以使人得妻也廢禮而得妻者皆是

緣禮而不得妻者天下未嘗有也信所以使人得食也棄信而得

食者皆是緣信而不得食者天下未嘗有也今立法不從天下之

所同而從其所未嘗有以開去取之門使人以爲禮有時而可去

也則將各以其私意權之其輕重豈復有定物由孟子之說則禮

廢無日矣或曰舜不告而娶則以禮則不得妻也曰此孟子之所

傳古無是說也凡舜之事塗廩浚井不告而娶皆齊魯間野人之

語考之於書舜之事父母蓋烝烝焉不至於姦無是說也使不幸

而有之則非人理之所期矣自舜已來如瞽叟者蓋亦有之爲人
父而不欲其子娶妻者未之有也故曰緣禮而不得曹本有妻者天
下無有也或曰嫂叔不親授禮也嫂溺而不得曹本有援曰禮不親授
可乎是禮有時而去取也曰嫂叔不親授禮也嫂溺援之以手亦
禮也何去取之有

邵氏聞見後錄卷第十一

邵氏聞見後錄卷第十二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

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

必偃蓋曹本無蓋字空一格雖堯舜在上不免於殺無道然君子終不以殺錢本終不

以殺下作人訓二字曹本作訓人勸其君堯舜之民錢本曹本有之字不幸而自蹈

一本及曹於死則有之吾未嘗殺也曹本無也字孟子言以生道殺民雖死

不怨殺者使後世暴君汙吏皆曰吾以生道殺之故孔子不忍言

之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大

曹本無大字空一格凡物之可求者求則得不求則不得也仁義未有不求而

得之亦未有求而不得者是以知其可求也故曰仁遠乎哉我欲

仁斯仁至矣富貴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是以知其不可

求也故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聖人之於利未嘗有意於求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然將直告之以
不求則人猶有可得之心特迫於聖人而止耳夫迫於聖人而止
則其止也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曰使其可求雖吾亦
將求之以爲高其閑閤固其扃鐺不如開門發篋而示之無有也
而孟子曰食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義命也有性焉君
子不謂命也君子之教人將以其實何不謂之有夫以食色爲性
則是可求而得也葉本有得字君子禁之以仁曹本無仁字義爲命則是不可求
而得也而君子強之禁其可求者強其不可求者天下其孰能從
之故仁義之可求富貴之不可求理之誠然者也以可爲不可以
不可爲可雖聖人不能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
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

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立然諾以爲信犯患難以爲果此固孔子之所小也孟子因之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則非孔子之所謂大人也大人者不立然諾而言未嘗不信不犯患難而行未嘗不果今也以不必信爲大是開廢信之漸非孔子去兵去食之意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葉本曹本
空一格

子產爲鄭作封洫立謗政鑄刑書

其死也教太叔以猛其用法深其爲政嚴有及人之近

一本作小

利而無

經國之遠猷故渾罕叔向皆譏之而孔子以爲惠人不以爲仁蓋小之也孟子曰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惠而不知爲政蓋因孔子之言而失之也子產之於政整齊其民賦完治其城郭道路而以時修其橋梁則有餘矣豈以乘輿濟人者哉禮曰子產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此又因孔

曹本作孟

子之言而失之

葉本曹本
無之字

也

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葉本曹本
空一格

鄭聲之害與佞

人等而孟子曰今樂猶古樂何也使孟子爲政豈能存鄭聲而不去也

葉本曹本也作之

哉其曰今樂猶古樂特因王之所悅而入其言耳非

獨此也好色好貨好勇是諸侯之三疾也而孟子皆曰無害從吾之說百姓惟恐王之不好也譬之於醫以藥之不可口也而以其所嗜爲藥可乎使聲色與貨而可以王則利亦可以進仁義何獨拯梁王之深乎此豈非失其本心也哉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又曹本作子

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性可亂也

而不可滅可滅非性也人之叛其性至於桀紂盜跖

葉本作跖

至葉本作極矣

然其惡必自其所喜怒其所不喜怒未嘗爲惡也故木之性上水之性下木抑之可使輪困抑者窮未嘗不上也水激之可使潰湧上達激者衰未嘗不下也此孟子之所見也孟子有見於性而離於善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道者性而善繼之耳非性也性如陰陽善如萬物萬物無非陰陽者而以